

重脩浙江通志稿

第三四冊
疆域

重脩浙江通志稿

第三冊 疆域

前浙江通志館稿
浙江圖書館謄錄

內部資料

疆域攷

第一章 沿革

第一節 概述

浙省東濱大海，南連閩嶼，北接江蘇，而西與皖贛為鄰。其疆域自古與贛省相出入，此外各方則錯綜頗多，而尤以北方平原為甚。蓋至元代而始確定也。秦時之會稽郡為本省主體，而北方包括江蘇省之東南部治所亦在吳會東南之舊屬溫州府則屬閩中郡。其時本省之地猶未能獨立。漢興以西北淳安遂安於潛昌化安孝豐長興七縣之地屬之鄣郡。治所在鄣。今安吉縣西北。此為浙省之郡有治所之始。而皖省東南實屬之。其後改鄣郡為丹陽，徙治宛陵。而浙省三郡又不獨立矣。漢昭帝廢閩中郡而屬之會稽。於其北置回浦縣。於其南置冶縣。會稽郡之地伸入閩中，而浙西仍在吳。至後漢順帝以浙水分東西，會稽之治始在浙，而浙西之地仍為吳之屬縣也。孫吳分會稽南部別立建安郡。閩浙之界至此遂確定。閩省松溪縣五代時一度屬吳越。為處州東鄉地。但不久仍屬閩。立鎮置縣。西北七縣孫氏析丹陽郡別立新都郡，淳遂兩縣屬之。其它五縣仍屬丹陽。此皆皖省之展入於浙者也。其後孫氏以水流之區別，劃

吳郡丹陽郡之八縣別立吳興郡而陽羨在其中則蘇省之地又錯入浙省矣至劉宋於蘇皖浙三省之交設置義縣郡割長城以北之地置義鄉綏安二縣以屬之梁改郡名曰陳留疆域無改隋既平陳廢陳留郡又省故鄣安吉原鄉三縣入綏安而隸於宣城郡則此一部又屬於皖至於淳遂兩縣自隋立遂安郡後始與皖郡分離而烏程長城兩縣屬於吳郡又罷嘉興縣以其地屬蘇州則嘉湖又入於蘇省矣唐初復立安吉縣屬桃州又省桃州入長城而屬之湖州於是此一部之地與皖省分離而皖浙疆界始確定陳後主時曾割錢唐為郡而屬之吳州隋時廢錢唐郡而置杭州但嘉興海鹽二縣至唐時仍屬蘇州浙地之屬蘇者以此為最久吳越時別置秀州而以華亭來屬則浙省之地又展拓至蘇境矣宋時浙西路所屬有臨安平江鎮江嘉興四府及安吉常嚴三州江陰一軍蘇省屬浙之地亦以此時為最廣元代置省江南浙江分列華亭別置松江府嘉興改州屬浙江於是兩省疆界乃確定至歷代州郡沿革及市縣沿革亦隨時不同茲分述之

第一目 州郡沿革

州之名起於上古水中可居曰州故大半皆以為界唐虞九州又擴為十二州之內皆國也春秋分爭迭相兼併國土日廣乃有郡縣縣方百里下有四郡郡

屬於縣。秦更其制，郡大縣小，縣乃屬郡。江南曰揚州，浙省屬揚州。在秦時，大郡為會稽郡，東南沿海舊溫州府之地，則屬閩中郡。其郡二而已。漢興於舊湖，嚴二府屬之一郡，別置郵郡，郡乃有三。又於甌江流域置東甌國，武帝平定東越，盡徙其民江淮間，而空其地。於其北境置回浦縣，於其南境置冶縣，而皆隸於會稽郡。又改郵郡為丹陽郡，郡仍為二。東漢順帝從山陰人殷重之請，自錢唐江中分向東為會稽郡，向西為吳郡。此為東西兩浙之名所自起，而浙省遂復為三郡，皆隸於揚州刺史。六朝僻處江東，戶口日滋，分郡遂多。孫權於漢末析丹陽郡立新都郡，淳安遂安兩縣實屬之。又析吳會稽丹陽三郡惡地十縣，別置東安郡，不久即罷。十縣中除富春新城二縣外，亦無可致。孫亮分會稽東部為臨海郡，孫皓分吳郡丹陽郡八縣為吳興郡，又分會稽西南部為東陽郡。東晉明帝又分臨海之南，別立永嘉郡。蕭梁又於太湖西岬置信義郡。諸郡紛立，其數凡九，而昔時會稽郡所屬僅存十縣而已。而其時揚州舊名亦漸動搖。宋元凶劬分浙東新都會稽東陽臨海永嘉五郡為會州，而省揚州。此為揚州舊名廢去之始。然孝武帝分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為東揚州，則可知揚州舊名一時雖省，不久仍復。惟梁於金華郡置縉州，王僧辯於吳興置震州，此實為其後各州雜置之濫觴。隋代統一，改州為郡，揚州之名於是遂亡。此為自

古以來一大改革。然於會稽置越州。於東陽置婺州。於永嘉置處州。又改括州於遂安。置睦州。於吳興置湖州。於餘杭置杭州。於嘉興海鹽所屬之吳郡。則置蘇州。州之名仍不廢。惟昔以一州統多郡者。今則一州一郡而已。又於餘杭會稽兩郡均設總管府。此又開後代府治之先聲也。唐有天下。以道代古之州。浙省屬江南道。後改為江南東道。又改郡為州。有杭湖睦越明處衢婺溫台十州。嘉興海鹽二縣。則仍隸蘇州。不屬於本省。玄宗時雖一度改州為郡。然不久仍復為州。而以節度使之制。各州又兼稱軍。此又其特異者。五代吳越於杭州設西府。於越州設東府。於嘉興設開元府。用隋府制也。州制軍制。仍如唐代。而於嘉興置秀州。明清十一府之基礎。於此確定。宋改道為路。浙省屬兩浙路。後又分浙東西路。南宋於杭州設臨安府。於嘉興設嘉興府。於紹興設紹興府。於鄞縣設慶元府。於永嘉設瑞安府。共有五府。而州郡軍之制。仍沿前代。元主中夏。設立行中書省。在江南有江浙行省。而在浙江者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轄杭州湖州嘉興建德四路。有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轄慶元衢州二路。又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轄婺州紹興溫州處州台州五路。而衢州處州慶元台州杭州紹興均有總管府。其制度蓋合隋之府。唐之道。宋之路。而兼有之。而郡之名由是遂亡。此又一大改革也。司之制度。開明清布政司之先。又

於各縣之重要者均升為州。蓋州之名至此已儕於縣而僅差高一等矣。至於明代沿元省制領以布政司。所有十一路悉改稱府。而安吉獨為州。領孝豐一縣。直隸布政司。此制之特異者。清代省司府州縣仍明之舊。而增設杭嘉湖寧紹台金衢嚴溫處四道。其階級在司府之間。又於地方之重要者置廳。如玉環之類。海寧仍為州。曰散州。隸於府。民國肇興。悉刪州廳司府之名。上曰省。中曰道。下曰縣。十六年後。并道而刪之。為兩級制。於杭州則設市。其後又叠區設專員。擬於前之府道。蓋又一大改革矣。

郡縣建置志疑

雍正舊志建置二。晉書地理志案語。在浙省者有義興郡之義鄉一縣。又南齊州郡志案語。在浙省者有南徐州義興郡之義興。綏安二縣。又隋書地理志案語。在浙省者有宣城郡之綏安一縣。此皆以浙省有義鄉。綏安二縣也。但昔之某縣屬於今之某省。當以其所在地為主。不當以其所轄之地為主。義興縣治在今江蘇省宜興縣東南八十里。綏安縣治亦在宜興縣西南八十里。雖與浙省相距甚近。其屬地在浙省者亦多。然不能列入浙省。舊縣之內邊界之地犬牙相錯。時有變更。使其屬地曾錯入浙省。而謂浙省曾有此二縣。則江蘇華亭縣之一部本割自嘉興。謂浙省舊有華亭縣可乎。故雍正

志謂在浙省有義興綏安等縣似未允也

舊處州府屬之地。開闢最晚。太平寰宇記。圖經。清類天文分野書。明修一統志。皆以為秦時屬會稽郡。方輿紀要亦如之。惟陸廣微志勝云。秦屬閩中郡。括蒼彙紀亦云。秦始皇以其地為閩中郡。雍正舊志。以為處州係臨海永嘉二郡分出。台溫在秦時乃勾踐之後。廢其君長。以其地置閩中郡者也。當以屬閩中郡為是。謹案。始皇時雖有閩中郡之名。而所置縣。未有可攷者。其一郡之疆域。自更無可證明。舊溫屬之地。據史記東越列傳。閩中郡也。而台屬之屬會稽郡。屬閩中郡。至今仍無定論。蓋嘗論之。郡縣之開闢設置。全視交通之便利與否。以為先後。處州府屬。雖與閩省毗連。而以叢山之隔。當時與閩省殆絕無往來。今日浙閩大道之仙霞嶺。至唐之黃巢而始闢。則當秦時之隔塞可知。道既隔塞。則所謂閩中郡者。何自而色有浙省處州之地耶。然則舊溫屬何以可屬閩中郡。曰。此以海道溝通之也。當時交通。蓋全恃海道。古之鄞縣。以貿山得名。貿山在鄞縣東。舊志。昔海商貿易於此。故名。秦始皇句留於此三十日。置縣加邑作鄞。苟非以其貿易之盛。何能使始皇久戀。而此等貿易繁盛之海商。何自而來。非來自東甌及閩粵耶。語曰。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此之謂也。漢之伐閩越也。一軍出豫章。一軍出會稽。橫海將軍

韓說自句章浮海從東方往。假使浙閩間早有通路。則何必浮海。假使浙閩海道素無往來。則朱買臣何敢枹浮海之議。又越之亡也。其後裔沿海而退保黃岩縣之南三十五里。有古城。溫嶺縣西北三十五里。有王城山。最后乃退保福建泉州之泉山。遺迹昭然。假使浙閩間早有陸路交通。則應退保處州內地。以入於閩。何以一無所聞耶。浙閩既無交通。但以沿海之一部屬閩中郡。而謂其內地必屬閩中郡。似未允也。且漢昭帝時。分立回浦治兩縣。廢閩中郡。而屬之會稽。至獻帝建安八年。縣民始立松陽縣。當時無閩中郡久矣。時歷二百五十六十年。其間豈無拓展。而謂分自台溫兩郡者。必屬秦之閩中郡。似亦未允也。且松陽縣是否分自章安。亦尚屬可疑。以交通言。並不甚便。以地位言。章安以西數百里。可置縣之地甚多。何以先置於極遠。孫吳置松陽縣之後十五年。復置遂昌縣。清類天文分野書。以為太末縣地也。松陽縣之地。距章安數百里。距太末不過數十里。何緣而知分自章安而不分自太末。章安太末之分界。在松陽遂昌兩縣之間。於古亦無確據也。竊以為舊處州之地。及溫屬泰順縣等地。皆為楓嶺之脈所縣亘。山峰叢雜。蠻族窟穴。聲教未暨。蓋會稽閩中兩郡甌脫之地耳。既不屬於閩中。亦不屬於會稽。自孫吳置松陽遂昌兩縣之後。至隋始置括蒼縣。沿大溪而下也。至唐。潮縣溪而

上則置縉雲縣、湖小溪而上，則置龍泉縣，沿甌江而下，則置青田縣，以與永嘉相接。至宋而置慶元縣，至明而置景寧、泰順縣，披荆斬棘，開闢之次序儼然，而謂在先秦之時已屬於閩中，或屬於會稽，殆均未可信也。古書於此等縣謂分自秦漢，其縣半出臆度，未必悉有依據，以土地未闢，何來準確之輿圖，即如方輿紀要一書，可謂精博，然從舊唐書之說，謂松陽縣在章安南，其失即坐此矣。

第二目 市縣沿革

文化基於政治，有政治而始有文化，可言。否則榛狂而已。浙江在上古，僻處南荒，其時人民半依山陵，半居海島，生息蓋已甚多。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假使其地果寥寂無人烟，則何不於富庶之中原而牽率萬國來此荒蕪之地耶？可知其時浙江之地，不但人口已蕃息，并漸趨重要矣。近世史地學者，發掘各地，於杭縣之古蕩及二區一帶，嘉興之胥山及雙橋一帶，海鹽之高胥橋，吳興之東岫及峴山漾一帶，發見新石器時代之用物，又於杭縣北鄉發見黑陶器，皆為浙西在夏商以前早有人民之證。而浙東及其他各地之未經發掘者，正不知凡幾，其時之必有人民，蓋可斷言。惟因無政治組織，故無記載，而文化遂無可言也。古代所傳夏禹以前，浙省蓋有二國，一為縉雲氏，在今縉雲

縣志所謂黃帝之臣夏官受封於此是也。一為防風氏。在今武康縣。魯語所謂汪芒氏之君世守封要之山者是也。虞夏之時亦有三國。一為董子國。在今奉化縣。志所謂以赤堇山為名者是也。一為舜封其支庶於越。今餘姚上虞之地是也。一為夏少康封其庶子無餘於越。為春秋越國之始祖。今紹興之地是也。然此五國除防風氏以身體長大及後至被誅外。其它均表見之事。此外傳說若黃帝曾至今永康縣之石城山。因稱其山為三天子都之一。黃帝之臣桐君采藥於今之桐廬縣。而有桐君山之名。唐堯之友許由雖隱居杭州之虎林山。而有稽留峯之名。夏禹合諸侯於今紹興之苗山。而山名以改禹穴以留。夏后杼巡守至今之長興縣。而有夏駕山之名。再至今吳興縣。而有杼山及夏王城之名。夏禹十二代孫帝禹巡守至今武康縣。而有禹山之名。吳泰伯采藥於今昌化縣之百丈山。而有太公潭之名。凡此諸說。惟夏禹之事。眾證確鑿。宜可置信。其餘則恟怵迷離。傳疑而已。即使有之。亦第外人足跡至浙省之一端。而非浙人自行發生之文化也。春秋之季。吳越爭衡。此為浙省文化發生之權輿。國語曰。句踐之國。東至於鄞。今之奉化鄞縣也。西至於姑蔑。今之龍游衢縣也。南至於句來。今之諸暨也。北至語兒。今之崇德也。越之四境止於此矣。夫槩王築長城於今之長興。夫差築何晏臺管四城於今之崇德。又築東顧西新南於北

主四城於今之嘉善嘉興又築壘於今德清縣之吳嶺山吳之南境可攻者止此矣當時越雖僻小而其民強武句踐尤具雄心實為吳之勁敵其相持最要處實在今之崇德故吳於此築四城以防之越攻吳之大路必由太湖東所構李在今之嘉興境其勢在必爭戰於構李越之逾境深入也故吳又築四城以防之越曾冒險踰境出太湖以直搗吳都左傳所謂戰於夫椒及禦之笠澤者是也故吳又築長城於太湖之濱以要之當時戰爭攻守大略可攷者又止此矣左傳楚子重為舟師以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杜註衡山在烏程即今之吳興也鳩茲在蕪湖清一統志鳩茲在烏程南二說相較以清統志為長蓋楚之舟師果至蕪湖則當由中江至陽羨入太湖不能復至烏程惟自南江順流而下經今之安吉而至烏程其勢為順由此言之則當時浙西之地不僅吳越爭衡并楚亦相角逐矣越既治吳楚又滅越越之子孫退保今黃岩溫縣二縣之地築城以居而楚之春申亦築城於烏程之地號曰菰城自秦始皇統一六國確定郡縣之制於是浙省之形勢始大定始皇東巡守至楚之長水縣而改其名曰因拳今之嘉興也至武原鄉而立海鹽縣至杭州而立錢唐縣至餘杭而立餘杭縣因楚之菰城而立烏程縣因越國之故都而立山陰縣因舜之支封而立餘姚上虞二縣因越之句章而立句章縣因越南境之句乘而立諸暨縣

因越西境之姑蔑而立太末縣。因越東境之鄞而立鄞縣。因留居賀山三十日而立鄞縣。於是會稽郡之在浙境者為縣益十有三矣。至西漢而擴為二十。光武中興雖有併省。然其後仍有二十四。孫吳局促一隅。孳殖日繁。遂增至四十三。漢末新設之縣皆其所置也。兩晉以後無大變更。至隋而大加廢省。復為二十四。唐代增至六十。五代吳越增三縣。北宋增二縣。南宋增一縣。元明仍之。清季州廳縣共為八十。可謂盛矣。民國以來刪併同城之駢枝。增設偏僻之治所。共為一市七十六縣。文成縣議設未果。雖少於清而實則過之。土地以人口增殖而愈闢。人口以土地開拓而愈稠。兩者交相為用。故觀歷代縣治之逐漸增多。即可覘政治與文化之逐漸發達。茲將其建設沿革列為一表。沿流溯源。因源達委。均可得其大概焉。

各縣建置志疑

雍正通志建置二。於秦置鄞郡之下。引明薛應旂通志云。會稽郡領縣二十四。而在今浙省者有錢唐富春餘杭山陰諸暨餘姚剡餘姚上虞太末句章鄞。鄞烏程由拳海鹽無傷凡十七縣。又加以鄞郡之故鄞為十八縣。蓋皆以為秦置也。謹按錢唐餘杭山陰諸暨餘姚上虞太末句章鄞。鄞由拳海鹽烏程十三縣。攷之諸書皆云秦置。殆無疑義。其它各縣秦置漢置均難得確證。茲分列其疑

義如下

(一)富春 案富春為秦置咸淳臨安志已有此說然政史記秦始皇東巡至錢唐臨浙江風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註曰蓋在餘杭也徐廣晉人其時早有富春縣以就始皇作注故曰在餘杭假使始皇時已有富春縣則徐廣之記為失之此可疑者也方輿紀要曰狹中在富陽分水之間

(二)餘槩 餘槩地為吳王弟夫槩王封邑此說創於應劭而元和郡縣志因之以事實及年歲而言殊覺不然夫槩王者闔廬之弟也春秋時越之北境在語兒語兒以南皆為越地魯定公十四年句踐敗吳師於檇李闔廬傷將指而卒則當時搏戰之地且在今之嘉興而謂其弟封邑乃在今之蕭山逼近越之國都此事實之不可能也夫差困句踐於會稽越之疆土大半屬吳將謂夫槩王之受封在此時耶然攷之年歲又不合魯定公四年夫槩王從闔廬破楚入郢次年兵敗歸而自立又與王戰而敗奔楚為棠谿氏夫槩王之事至此已終矣十年之後又受夫差之封諒無此事且當闔廬之時已稱夫槩王則決非受封於夫差又可知至餘暨命名之由則有二說一說以在暨浦下流而得名秦置諸暨縣取義於諸山暨浦嘉

秦會稽志：櫛山在縣西十八里，一名諸山。暨浦即浦陽江也。五代錢氏天寶年間，曾改諸暨為暨陽縣，以縣治在暨水之陽而得名。浦陽江下流至蕭山縣入海，故其地曰臨浦，可知餘暨縣之得名，實為暨浦之餘。此一說也。一說謂暨者及也，即禹貢朔南暨之暨，言声教所及也。諸暨為越王無諸声教所及，故曰諸暨。餘暨為始祖無餘声教之所及，故曰餘暨。此又一說也。二說均與夫秦王無涉。暨之與槩，義既不同，音亦弗類。漢書地理志明明作暨，不作槩，而元和郡縣志本應劭之說，且申言之曰：本作餘槩。薛氏因之，且以為秦置，不知其何所據。毛西河宗薛氏之說，亦以縣為秦置。其所著蕭山縣志刊誤，博引群書，能證明餘暨非分諸暨之餘，而無一語能證明餘暨之必置於秦。此可疑者也。且毛氏引越絕書：謂越人謂鹽曰餘，故曰餘暨。意義亦不可通。北有餘杭，南有餘姚，豈皆鹽之義耶？海鹽之名，何不以此例之，名曰海餘？此又可疑者矣。

(三) 烏傷 烏傷以顏烏得名。查顏烏為漢時人，不應秦時已有此縣。方輿紀要雖有秦顏烏之說，然縣曰漢置，不曰秦置也。太約烏為秦漢間之人耳。漢以孝弟力田風天下，故名此縣以旌孝，理應有之。秦政逐母，豈知勸孝者，此可疑者也。

(四) 剡 剡之得名以秦始皇嘗劇此山以洩王氣也。攷始皇鑿毀地脈以洩王氣不止此一處如楚之長水始皇鑿毀之雖不廢其縣而必加以惡名曰因拳如蘇省之京口始皇鑿毀之而未嘗置縣漢置丹徒縣所以著始皇之暴耳。剡山既鑿使始皇於此置縣必如因拳之有惡名惟為漢置故僅如丹徒之例名之曰剡剡非惡名也然亦無確據存疑而已。

(五) 故鄣 故鄣縣是否秦置姑從緩議當先考秦時是否已有鄣郡。史記始皇本紀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裴駰集解歷舉其名其一曰鄣鄣故明秦郡也。史記貨殖傳注秦置鄣郡括地志亦曰秦置鄣郡但漢書地理志丹陽郡下劉敞注曰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鄣郡之置又不知何帝其說不同謹按班固地志為最早最詳之地志其時又去秦不遠為有為無當以其書為斷固之地志於各郡之下凡屬秦置者皆注曰秦置其在漢已改名者則注曰故秦某郡至為明晰今細攷之與裴駰說同者三十三惟無黔中而內史不稱郡於丹陽郡之下則注曰故鄣郡屬江都而不曰故秦鄣郡班固與劉敞同為東漢初人一則謂秦無鄣郡一則曰故鄣郡而不曰故秦鄣郡則鄣郡殆非秦置矣又攷班志於泗水圖下注曰故東海郡與上例同查秦無東海郡漢亦無東海郡則所謂故者將何屬意者漢初